



NLIC 29706137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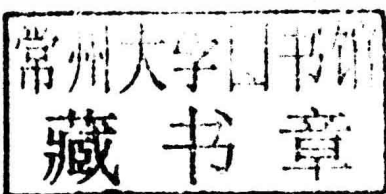
珍惜 你拥有的

朱文·著

文匯出版社

珍惜 你拥有的

朱文·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珍惜你拥有的 / 朱文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0. 7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32 - 7

I. ①珍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2104 号

珍惜你拥有的

著 者 / 朱 文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

字 数 / 400 千

印 张 / 26.25

印 数 / 3 000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932 - 7

定 价 / 36.50 元

前言

20 世纪末叶,我从纽约移居到气候宜人、风光旖丽的南半球——澳洲悉尼,生活自在而宁静。迈进了古稀之年,人生已无憧憬亦没眷恋,不再为儿女操劳,为工作忙碌,没有时间的羁绊,像无业游民。但也没完全解放自己,想再做点自己该做的事。

回溯往昔,我的一生和祖国历史演变紧紧连在一起,我的幼年是在内外战乱颠沛流离中度过的,全国解放后,我就不得不承受生离死别失去父亲的悲哀!随之,面对社会和生存的压力,我长期在彷徨无奈求生无助的路上挣扎。

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,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,引起一股强烈的出国浪潮,我也卷进这出国热潮的漩涡里。由于政局的起落波荡,长期留在内心的恐惧不安,使我们怕历史反复重演,自己和家人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再蹈颠簸。为了追求人生美好的理想,1981 年我离开祖国和相依的亲人,去了一个我一无所有、完全陌生的国家,深尝孤独,经受艰辛的漂泊。

年复一年,在美国八年没有合法居留身份,我不能为家人做什么!国内家人看不到美好前景,逐渐失去了遥遥无望的等待和期盼:丈夫承受不了长期的孤单,孩子缺少了日常生活的照料和关怀,从而相继发出了耸人听闻的种种怨言。迢迢千里家信字里行间流露了丈夫另有所求,这晴天霹雳使我万分惊愕!原想,挨到兄弟姐妹移民配额,全家在国外团聚,可他已开始离我越来越远,我深受被亲人抛弃的失落和无情的精神鞭打,处在进退两难的夹缝中。

没有后悔,也不把希望放弃,不管路有多么崎岖艰难,我和人们一起奔腾,急流勇往,共向前进。我也曾迷失方向,迷失了自我,有过无数的失望;但我始终无怨无悔鞭策自己,人生的路总是弯弯曲曲,难能一帆风顺,“命运”也许指博命和幸运!只有努力争取,让自己找到一条该走的路,不让自己心灵封闭、崩溃,不把心中的希望毁灭!

从东半球的祖国来到西半球的美国,又来到南半球的澳洲。无休止地总走在不同的坎坷路上,而每条路留下的同样是辛酸和苦涩,没有成就没有丰功伟绩。但我没有自惭形秽,我换一个角度看自己:遭遇的不幸和苦难,

是培养我的坚强,磨练我的意志。到国外不是放逐、逃亡、流浪,而是给我人生一个机遇,让我漫游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。我横跨江洋海峡,从一片蓝天翱翔到另一片蓝天,经历无数大小不同的国家,旅居世界各大繁华都市。科技登峰造极、日新月异、突飞猛进,使我眼界无限辽阔,拥有了更多知识财富,使生命增加了色彩,人生也更有价值。

走出沉沦、悲惨笼罩的阴影,岁月闪现一片灿烂明亮的云彩。有友情的关怀、同情、帮助和鼓励,失去爱又得到爱,有亲子重聚共享天伦,心灵满足,也有扣人心弦的欢悦!更可喜,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:思想理念的转变,政治目标领导体系的更新,经济转型的快速发展,已经让祖国峥嵘崛起,欣欣向荣!深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祝福!身在海外炎黄子孙的祖国儿女感到无限光荣而骄傲!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,历史的长河永远闪烁着可歌可泣的诗篇。

21世纪网络《中国近代史》,对我父亲的记载:“朱炳熙,1899年生,浙江青田人,黄埔一期,总统府军务局警卫处长,少将,1949年逃台。”在此予以更正:父亲1949年没去台湾,而由奉化到上海,全国解放后和家人回温州。1950年被当地政府拘押,1951年移送青田原籍,1952年3月17日在故乡横山被镇压,时年五十三岁。尽管已相隔半个多世纪,一切已淹没在时光的巨流里,但沉痛的女儿永远缅怀追悼父亲。

我从没为父亲做过什么!现在能做什么?!还有我的老伴海海,给了我所有的爱!我把《珍惜你拥有的》作为献给父亲和老伴的珍贵礼物。

《珍惜你拥有的》是历史创伤的痕迹,世事坎坷的怅惘,忧患岁月的感叹!有爱的悲欢牵扯,情的怨恨纠葛和那丧失了人伦道德,暴露人性另一面的丑陋和邪恶。《珍惜你拥有的》也是思乡怀乡的故国之思!有祖国的传统文化,人物风情,千姿百态的生活乐事;有人性的爱,正义仁慈,友好善良,同情宽容,热望社会和谐,热爱和平,以及勇敢不屈,顽强和坚毅,给我的孩子作为勉励和留念!

阳光普照大地,空气清新自由,孩子享有良好的教育并健康快乐地成长着,人们生活在和平安然无恙的幸福中,丰衣足食,这是多么美好而值得珍惜的。珍惜!珍惜你拥有的!

仑仑 于悉尼 2008/12/06

目 录

001 / 前言

横 山 细 语

- 002 / 横山下的横山村
- 005 / 村里的三大家族
- 016 / 横山村里的朱家
- 023 / 几度婚姻留下悲痛的记忆
- 029 / 外祖母家的三朵金花
- 031 / 沉浮爱河
- 042 / 家乡习俗童年趣事
- 055 / 西子湖畔

坎坷的苦难历程

- 060 / 四明山区域保安司令
- 066 / 何去何从 万念俱灰
- 072 / 我的执教生涯
- 078 / 敬爱的父亲！女儿永远怀念您！
- 080 / 命运的挑战
- 086 / 婚姻 家庭 工作
- 100 / 大姨！您的善良美丽永远留在我心坎里！
- 104 / 震撼心灵的文化大革命
- 127 / 失去了爱戴的奶奶
- 128 / 小叔的第二春
- 134 / 卷进出国浪潮的漩涡

浪 迹 天 涯

- 140 / 异乡的浪子

珍珠恨你拆走的

- 165 / 春天带来的喜讯
- 168 / 合伙经营餐馆
- 183 / 掀起了无形的感情波涛
- 202 / 孩子们实现了出国的愿望

迷恋的梦幻

- 224 / 同情和爱怜携手为伴
- 254 / 别具风采的澳洲
- 257 / 放弃美国绿卡的风波
- 260 / 新的家园
- 267 / 宗教的魅力
- 271 / 作客日本女儿家
- 275 / 费城孩子家度周末
- 277 / 捕捉黄昏的夕阳
- 286 / 欧洲之旅

黯然的岁月

- 298 / 永别了！亲爱的弟弟！
- 299 / 掌上明珠
- 309 / 欢乐变成了忧愁
- 329 / 无情的病魔夺走了老伴
- 346 / 游子心探母亲
- 355 / 面临新的困扰

世事变幻莫测

- 370 / 澳洲一悉尼
- 390 / 远方来的不速之客
- 394 / 思念情怀祭亡灵
- 397 / 若梦非梦难以圆的梦
- 406 / 祖国欣欣向荣

- 408 / 后记

横山细语



横山下的横山村

清澈蜿蜒的溪流，淙淙湍湍，金光灿烂，波纹粼粼，隐隐约约浮现着水底形状不同的大小石块。浅水处跳跃的小虾，尾尾晶亮的小鱼，在长满苔藓的石块空隙中穿梭般游来游去。岸边排列着一排排整齐的狗尾草，沿岸的长青藤以及朵朵张开笑嘴小喇叭似的牵牛花、凤仙花，簇簇丛丛得意洋洋地迎风摇曳。沐浴在和煦明媚的金色阳光下，绿色葱郁的田野一片娇艳宁静。

溪水潺潺缓缓往下流，在宽阔的转角处，水流有的直泻而下，有的却流进了用木段制作的大水槽，水槽把水引进了磨坊。磨坊是用大石块堆砌的石墙，屋顶是用黑色瓦片盖的，粗壮的梁柱支撑着那坚实的屋脊，磨坊内没有安装任何照明灯。在石墙和屋脊之间留着半公尺多的空间，利用白天的自然光源，让光线从这四周留着的空间透进磨坊，使整个磨坊透气而明亮。几十平方的磨坊内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门，只有一个可进出的大通道，磨坊比地面低约三公尺，以便引进高出磨坊的溪流。溪流转角处安装的大水槽作为引进溪水的渠道，利用这天然的水力资源为动力，推动磨坊中安装在水槽下的大木轮。大木轮下有一粗壮结实的树杆，它顶头装有一石舂头，像木匠用的工具长柄榔头，石舂头下安有一大石臼，大木轮被溪流的水推动运转，树杆上的石舂头就一上一下很有规律地运作。那舂头下石臼内放置的金黄色谷子，经过石舂头的操作，就逐渐舂成颗颗粒粒白玉般的米。

磨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男主人大兴不停地翻拌着石臼内的谷子。当谷子去了外壳舂成了米，大兴就拿一长木棍，把石舂头的木杆撑住，石舂头就停止了操作。大兴弯下身子，用双手把舂好的米掏进竹畚箕倒进箩筐，再放进要舂的谷子。他那熟练的机械动作，也像大木轮石舂头似的刻板而有规律。大兴已四十出外，走路时肩膀一耸一耸身子一摇一晃动作缓慢，可一刻不停地忙碌工作。他脸上留着胡子，削尖的下颚向外倾，头发根根直竖，低低的前额下有两个小小的眼睛，可是亮亮的，那脸形很像“刺猬”，整天都挂着笑容。他对这每天一模一样的工作，从不感到厌倦，他从心底就热爱这份自由自在。

磨坊中间安放着一个大石磨，石磨旁拴着一条老黄牛。它已很衰老，一对弯曲很短的牛角，左边的缺了半截，颈项和接近背的牛毛，稀稀拉拉已被

杠着的木架磨得光秃秃，只看见一道道粗粗深深的皱纹。它罩着一付黑色的大眼罩，像那时髦女士太太们戴的太阳眼镜，颈项背上架着副粗糙木制的架子，像那受刑罪人的枷锁。架子后面牵带着大石磨，它拖拉着笨重的石磨艰难地一步跨着一步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一丝亮光也毫无方向，只是拖着大石磨兜圈子，没完没了没有尽头地走着走着……

磨坊女主人菊瑛，忙着做她的筛粉工作，把磨好的面粉放在两块木板拼成的桌面上的筛子里。她身子半旋转式地来回不停地扭转，双手握住筛子，筛内的面粉就像下毛毛雨似地筛在桌面上，然后把筛下来的细洁面粉装进一个大口袋。只在石磨内要加进新的麦子时，这中间稍有个间歇，这时老黄牛也能得到一会儿休息。菊瑛会牵它到磨坊旁的空地，取下它的眼罩，喂些草料，也让它饮些水。菊瑛瘦小的个子，蓬松的头发，全身上下衣服和围裙，甚至她的脸上，都附上了一层面粉屑，像遮盖着的面纱，看不清她的庐山真面目。磨坊内除了舂米声和大石磨的碾动声，一切都显得很寂静。只当有人送谷子或麦子来磨坊时，磨坊才有笑声和谈话声。要是老爷爷挑谷子来磨坊，总会听到菊瑛带笑的大声说话：“小心走！老爷子！这下坡的石级很滑。”从路面下来要走下八九级石级，当中还有个小弯口，石级靠近大木轮，木轮转动飞溅出的水珠，像雨点般地散满在石级四周，以致石级终年湿漉漉的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干燥几天。这谷子从播种、收割、舂成米，要付出多少汗水和辛劳？！

溪水流过紧连着磨坊的长亭，长亭内有几尊佛的塑像，村里的善男信女不时去上香点烛跪拜祈祷。佛像对面是一排长长栏杆围着的坐椅，像公园里的长靠背椅，人们习惯路过长亭时在这里歇歇脚。夏夜还在这里坐着纳凉聊天，遇到下阵雨和雷暴在这里躲雨避雷。这椅子已脱去了油漆，有些地方已露出了木头的本色。离开佛塑两公尺不到有一个三四公尺宽阔的缺口，缺口连着磨坊的石墙，缺口中安放有五六级整齐宽厚的大青石板，大青石板的最低一级就是那川流不息的溪水。这里，是村中村妇和少女们浣衣的集中地，也是她们谈话说笑道长说短的公共集合场所。她们一边洗衣一边互通消息：“阿明，你有没有看到梅妹又穿了件刚从城里买来的新式漂亮衣服，她越来越年轻漂亮。”“噢！李家奶奶真命好！有福气！你知道吗？她娶了个有钱、能干又孝顺的好媳妇！”“红红又怀孕了，再养一个看她背一个、抱一个、拖一个日子怎么过？”“韵萍又生了个女孩，真是……”话题说东

道西,这里早已成为村里小道新闻的转播站,也是村里的信息交流中心。她们在溪流中洗衣服,有的蹲着,有的跪着,还有的脱了鞋子光脚站在溪水中。她们洗衣是用已经榨过油的茶籽饼(利用那碱性除去污垢代替肥皂),像意大利的大比萨饼那么大,拿它四分之一块浸一下水扑拍在衣服上用手擦揉。如大件的被里子、蚊帐,就用木槌拍打(那木槌的形状像澳洲国家板球队的球拍,稍短小些),大家一起拍槌时噼噼啪啪的槌击声,像击鼓乐队有节奏的击奏音乐,还夹和着那少女银铃般清脆嘹亮的笑声。——生活洋溢着和谐快乐和平静。

溪水绕过长亭,穿过一座用九块大石板铺的有四只桥脚的小桥,然后,绕过一道斜坡,汇集到一个两人多深,约有30多平方而略带椭圆形的大水潭里。每到盛夏,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农活,会到这里来洗去汗水,舒缓一下疲劳,有的带着孩子一同戏水,来享受一下溪水的轻柔和清凉。

这溪水流在人们每天的生活里。

溪水从南向北流,绕过磨坊流过浣衣的石级,流过长亭穿过小桥,流进游泳池似的大水潭又流过横山下西边的山脚,流向遥远的远方,溪水流过的地方也留下人们的欢笑。

跨越溪流上横架的小桥,再直穿过长亭,有一条石块和泥沙混合的石子路,路沿着横山向阳的南面,从西向东延伸。这条路是通向整个村子的唯一交通要道,它把横山和整个村子相连在一起。这座横山有五层楼的楼房那么高,自西边横卧到东边,总长约有几百公尺,阔只几十公尺,横山上有无数合抱高耸满是密密麻麻松针的古松,还有红枫、野栗,也有青翠的长青柏树和丛丛的油茶树(油茶树结的果子很像桃子,那成熟的果核可榨油,是食用的茶油),油茶树开花时那白色的花朵有些像碧桃的样子。春天,横山上满山遍野都开放着红色白色的映山红(杜鹃花)、迎春花、百合花、月季等,它们引来了漫舞在花丛中的彩蝶和那成群的蜜蜂。古松上的松针,花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在横山遍地,像给横山铺上了色彩缤纷的锦绣地毯。远处眺望横山,蓝天白云下衬托着层层叠叠瑰丽雄伟青翠碧绿直耸云霄的大树,花团锦簇花枝招展漫山遍野的花海,红海绿波形成一幅天然立体壁画。横山两头略倾斜,像个倒置的元宝,中段山峦是一片大平地,全是金黄色的黄土。整座横山横贯东西翼护着它山下的村庄,像一堵城墙壁垒捍卫着这个村庄,像一座色彩华丽的屏风,使在它山下的村庄更具纯朴幽美,这村庄就因山取

名“横山”。它是浙江省一个小小的县城——青田县的离县城十里的村庄。村里勤劳的人们过着宁静美好的生活。它是我的故乡。

在故乡的土地上曾有我踩下的脚印，有我童年的欢笑和那甜蜜的回忆！但故乡也有我刻骨铭心的悲痛！在故乡的土壤里曾流淌着我亲人的鲜血，那流着的血像汹涌澎湃的巨浪，一直在我心里击撞流淌。那鲜红的血，像火焰在我心头燃烧，把我吞噬，我是那么懦弱、无情、自私！我心身麻木，只有暗暗地用泪水来洗濯这无法承受的悲痛。故乡使我怀念！但故乡也永远刻划着那深深难忘的悲哀和痛苦的创伤！

村里的三大家族

横山村很小，全村不到两百户人家，可名气不小，因它出了几位全城闻名的名人和高级将领。全村有王姓、陈姓、朱姓三大家族，以王姓居多。沿着那条进村子的路一直走到分岔路口，那儿有一口大井，井的四周是石块叠起的围墙，从路面走下四五级石阶才是井的水面，这样比较安全，行人不会失脚掉下井里。井的围墙石块上都长满绿茸茸的青苔，井水碧蓝澄清，深不见底，有几尾红鳞闪烁的金鱼，忽隐忽现出没在井面绿色的水草间。如有人去提水，它马上会躲起来，谁也别想捕到它。这是饲养在井里的鱼，也许，是想让它吃掉水面上的小虫保持水质清洁，水里有活鱼在游，也足以证明这井水是安全的。井水从不因气候干旱而缺水干涸，永远碧清，装满像镜子一样照亮人面的清泉。井水冬天冒着轻盈的白雾，阵阵稀薄的白烟缭绕在井面，水是暖和和的；夏天，却是像冰冻过的凉凉饮料。井口有八仙桌的桌面那么大，可不知道它有多深有多少储水量？也许从来没人去测量过，它的源头来自何方？谁也没去追究，但村里人祖祖辈辈都饮这井里的泉水长大。

村里的住屋全是黑色瓦盖的屋顶，墙却有石块和砖砌的，没有人住茅草屋，除非是牛棚、猪圈。屋和屋相连很近，有的墙连墙，有的隔一条小路小巷，小路小巷都四通八达，像蜘蛛网迷宫般的布满着整个村庄，陌生人会迷失方向，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沿着井左边的岔路直向前走，稍有些斜坡，那里有一幢面向大路背靠横山的两房一厅的砖瓦屋。这屋内住的是一对老夫妇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大岩小儿子叫岩全，大家都叫老奶奶岩全奶奶。那屋内屋外连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在屋的廊沿下安放了一台大推磨。岩全

奶奶虽已头发花白，还掉了两颗门牙又是小脚，可她推起磨来像轻松地在扭秧歌。廊檐外连着一个牛棚，牛棚边就是个大菜园，岩全爷爷整天就像花匠似的，小心翼翼侍弄着他的园子。他那瘦瘦的手臂上一条条静脉都明显地暴露出来，他不戴帽子，可头发已盖不住头顶，露出一块圆圆光秃的亮亮头皮，像犹太人戴的小帽子。他脸上的皱纹很深，像地铁轨道似的布排了整个脸，深陷的眼窝，很大的眼袋，岁月的流逝都深深地刻划在他脸上。他虽已近古稀，可精力充沛，他管的菜园井井有条品种繁多：种在地面的有茄子、胡萝卜、豌豆和番茄种种蔬菜，还有像高速公路搭的高架桥上的丝瓜、扁豆和那围墙上的南瓜，一年四季葱葱郁郁。这菜园是岩全爷爷精耕细作的园艺。当时新蔬菜瓜豆上市时，岩全奶奶会把一些新鲜蔬菜和瓜果，送给走过她屋前的左邻右舍们尝新。岩全奶奶这屋子的地理位置是村里人进出必经之路，也因此她对全村的新闻特别灵通，像全村的情报收发总站。但她不是长舌妇，从不挑拨是非，如谁家有纠纷她还会客串一下，做个和事佬，不管好事坏事一箩筐，她总是报喜不报忧。把听到的丑闻咽下肚，如有喜事她会高兴地告诉每一家，所以，横山村的人都很友善和睦相处。

井南边的一条岔路，是通向陈姓家族一幢相连的姐妹屋，屋前有一广阔空地作为秋收时的晒谷场。大门两旁有一对威武的大石狮子，大门沿着路向内开，黑色油漆的门，金色的铜门环，全是粉红色的砖墙，是整座向南两层的楼房。大门内有一大天井，走过大天井是客厅，客厅内有八仙桌和茶几、太师椅，四周墙上挂有联轴和山水画，天井左右两边是东西厢房，西厢房后面是大厨房。厨房外面是菜园，有一条可通往全村的路，后门和岩全奶奶家遥遥相望。

陈姓家族是村里有名望的家族，上代人已去世，现在住的是弟兄俩。哥哥陈德清，他曾在外省任政府部门要职，现在已六十多岁，告老还乡安度晚年。他那很少见阳光的、白皙的脸上，只有额上浅浅的几条皱纹，两根不太粗的眉毛下有一副温存的眼睛，举止儒雅，对人讲话很沉着而有条理。他头上总戴着一顶六角圆形黑色绸缎的瓜皮帽，帽顶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圆滴子，长袍马褂，一副典型的名人学士风范。村里人都称呼他“德清相”。这附加的“相”像日本人的“样”，是一种尊称。他很晚才娶了一位远乡的有钱人的淑女严灵芝。妻子灵芝是位个性特别好强而能干的人，她总认为别人都不如她。因此，她对别人总是百般挑剔，样样看不顺眼，是比较难以相处的

人。她长得白白胖胖,很福态,圆圆大大的脸,后脑梳一个X型发髻,细细长长的眉毛下一对光彩夺人的眼睛。

他夫妇俩有一个宝贝的独子,名叫阳春。阳春长得眉清目秀很温顺,样样都由灵芝妈妈安排。德清夫妇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,像春天的朝阳一样灿烂、温煦而有生气。阳春举止温文很懂礼貌,将念完高中,是一个成年人了,但在家里,灵芝妈妈还管束得他像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宝宝,茶饭送到手,穿衣伸出手,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连睡觉也不放心,还会来关心被子盖好没有,也不允许他和任何人来往交朋友,怕他学坏。这样,无形中使一个可爱聪明的孩子变得软弱、缺乏独立能力,畏畏缩缩,样样依赖别人,自己没有主见。阳春感到妈妈给他的压力太大,觉得自己没有别家的孩子那么自由快乐,那么敢言敢闯,有自信、有一颗快乐活泼的心。他总觉得自己样样不如别人,他那内心笼罩着的层层消沉和自卑的阴影,一直伴随着他长大。

灵芝妈妈可不知道孩子不光像一颗刚发芽的幼苗,需要园丁施肥、灌溉和精心的培育,也需要大自然的空气、阳光、雨露和风吹雨打,让它自然地成长。孩子像幼苗,父母过于溺爱,或缺乏爱心和照顾,都会造成孩子发育不良,身心得不到健全的成长。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关心而不是束缚,不要把孩子画地为牢,这不对那不好,不让孩子有机会去学习,在错误中分辨是非,在客观现实的生活环境中逐渐锻炼成长。

灵芝奶奶很想早些抱孙子,在阳春尚未完成学业时就替他娶了亲,阳春更寡言拘束,因为他怕同学朋友们取笑,那么早就娶老婆要当爸爸了。媳妇柔柔是一个身体健康、性格开朗的可爱姑娘,长长的发辫,瓜子脸,脸上有一对明亮秀丽的凤眼,说话举止大方,有教养。婚后不久,因阳春本来身体衰弱,灵芝妈妈不让儿子和媳妇柔柔同睡在一个房里,这位婆婆也开始着手管起媳妇。媳妇柔柔有口难言,儿子阳春又习惯听从母亲,百依百顺从不反抗,媳妇渐渐地内心忧郁,有了思想压力,不思茶饭。婆婆只知道媳妇怀孕了,很高兴,她不知道媳妇柔柔也开始病了。媳妇娘家知道女儿柔柔怀孕而身体欠佳,也听说婆婆管教有些过分,母亲疼女儿,就托人来婆家叫柔柔回娘家养养身体。可灵芝奶奶死也不肯答应,坚决不放人。她怎么放心别人来照料媳妇?何况,媳妇肚子里还有那传宗接代的种子。媳妇回娘家也怕人闲话,灵芝奶奶的权威谁都知道难能通融!柔柔自己作不了主,她是陈家的人,只好由婆婆来管,丈夫阳春像石头一块拨不动,哑巴一个不会说话。

柔柔也同情丈夫，可怜他在这个处处受约束的环境里长大，他无能、太懦弱，对妈妈唯命是从，柔柔只好认命了。

带病的柔柔，第二年生了个不足月的女儿天凤。产前因身体虚弱加上精神上的压抑，食欲不振，长期厌食，身体缺乏营养，再加上产后大量的出血，柔柔生产时，病势更陷危重。医生进行输血打针抢救，柔柔也希望自己能撑着。虽然，她感觉到自己呼吸一天比一天微弱而困难，但她还是想睁开自己无力的双眼，看着丈夫日夜陪在她身旁，柔柔感到无限地幸福。她多想投入心爱丈夫的怀里，二人一起相亲相爱，紧紧抱在一起永远在一起。她也想抱一抱女儿天凤，亲亲她那可爱的小嘴，可是柔柔再也无法睁开她的眼睛，她像沉睡一样逐渐逐渐失去了知觉，体温开始一点点地冷却。陪着柔柔的阳春满脸的泪水沿着脸颊淌下，他伤心无奈地哭了。他知道柔柔永远永远离开了他和可怜的女儿。阳春恨他自己，他是世界上最没用而无能的丈夫，他没有去关心妻子，给她爱、给她温暖，而让她受委屈。现在，他失去了唯一能安慰自己和理解自己的妻子，他内心的痛苦有谁同情？他能向谁诉说他心里那说不出的悲痛和苦衷！他觉得自己活着是在承受折磨和痛苦！

柔柔离开了人世以后，阳春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内苦思。每当他听到房外女儿天凤声声的啼哭，就想去抱一下自己的女儿，可一想到女儿那一对和柔柔一样秀丽明亮的凤眼，想起已失去心爱的妻子，想起这刚来人间就没有母亲的可怜女儿，他的心就被撕裂似地剧痛，而不敢去抱。他的泪只能背着母亲流，他怕母亲看到他的泪和那悲伤的哀痛！阳春日夜承受痛苦的煎熬，日日夜夜难以入眠，他精神恍惚生活失调食欲不振，真的也病了。灵芝疼儿子，她关心地时刻来探望儿子，她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一天比一天消瘦，妈妈的心也碎了。她知道儿子真的病了，便千方百计到处求医，到处去拜佛许愿，求神灵保佑阳春病体早日康复。她还请了一位七十高龄的名医给阳春诊脉看病，那医生处了方，临走时对灵芝奶奶说：“老太太，令郎是心病还得心药医！”于是，灵芝想找一位新娘给阳春“冲喜”，可一下很难找到合适的姑娘。阳春得了难以医治的抑郁症，这是长期来心理压抑造成的。妈妈灵芝只根据她自己的想法，以为阳春失去了爱妻柔柔而过分伤心悲痛，所以，她陪着儿子并安慰阳春说：“孩子！你心里的痛妈妈知道，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，妈妈再给你找个好娇妻。”“妈妈，你老人家不要再为我操心了，我有病……”“我知道，只要心里开心，病就会好的。”“千万不要！妈妈，千万不

要!”阳春一着急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,眼前一片昏暗,感到浑身瘫痪,他发不出声音只是在心里呐喊:“不要再害第二个柔柔了。”自这以后,阳春一连几天没睁开眼睛,连水都灌不进,妈妈灵芝整天守候在儿子床边,哭得她也已撑不住了。阳春在梦里看见了柔柔,他紧紧地拉住柔柔的手,看着柔柔那双动人的凤眼,柔柔一直对他笑,还对他说:“我们再也不分离。”阳春在梦里,他希望自己永远在这甜蜜的梦中。

灵芝奶奶四处托找媒人,想找个美娇娘给儿子阳春冲喜,使有病的阳春再找到爱而弥补那失去的柔柔。不久,灵芝奶奶家又喜事临门,大摆酒席宴请客人,迎来了新娘曹秀莲,秀莲因父亲有病需要求医,为取得一笔礼金,所以就嫁给这患病的阳春。婚后,阳春还是带病郁郁不欢,不到半年就病逝了。秀莲只有十九岁,怀有一遗腹子,第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,长得眉清目秀,像父亲阳春。但这可怜的孩子还在襁褓中,就失去了父亲。秀莲这辈子是否只能陪着这可怜的儿子苦苦度过一生?她就这样无奈地被断送了幸福和青春!

三十年媳妇,三十年婆,多年的媳妇苦苦熬成婆!当时的年代,在农村,媳妇是要绝对听从婆婆的权威,婆婆掌握家政大权,一切由她发号施令。这封建思想几千年的产物根深蒂固,留在这半封建意识形态横山村人们的思想领域里,代代相传。村里妇女没有自身的自由,没受教育,没有谋生本领,更没有权利和地位,妇女翻不了身。灵芝奶奶是封建思想束缚的女人,柔柔、秀莲是封建思想孕育下的产物,也是半封建时代的牺牲品。灵芝奶奶始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?哪里是她的错?她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需要什么?那过分关心的管束,让儿子像一个没有自我的躯壳,像行尸走肉,样样由她支配。她不知道儿子需要“自由”和“爱”。是她,使儿子阳春无奈地长期承受那精神上的摧残和痛苦。灵芝奶奶失去了心爱的儿子,过分悲痛,她也病倒,也已衰老了。这曾经显赫一时的德清相家也逐渐被村人淡忘了。

住在姐妹屋的后半幢屋子里是德清相的弟弟达清家,他们兄弟俩却个性不大相似,生活要求也都不一样。达清不务农也不参政从商,他靠上代祖辈留下的田地产业维生,得过且过,平平常常度日,陈姓家族失去了上一代风靡一时的风光。

占全村人数三分之二的王姓家族,集中居住在村的后半段:从德清相家往前走,拐弯又直走,南北贯通,有十字岔路转弯弯,比比皆是屋连屋门对

门屋檐连屋檐。他们原先是整个村里最兴旺的望族，上代祖辈有过功名、封号，在村底的一大宅院前还留有长长高高的旗杆，是受过朝廷的加封明证。当时，王家在横山村里的家属兄弟，生活奢侈，娶了几房姨太太，有无数的婢女佣人侍候，有梳头打扮专门裹小脚捶背洗浴的，有做针绣和管理服饰打理清洁厨房的厨师，有侍候抽大烟吃喝玩乐放浪游荡到处狂赌的。所有财产一年年地被任意挥霍，最后，赌输了欠了赌债无法偿还，把老婆抵押给别人。不肖的儿孙最后已三餐不饱，就拿了一金子的饭碗去别家乞食，村里人叫他“不识穷”。现在的王姓家族不知是第几代的儿孙了，他们绝大多数以务农为主，也有到深山老林砍柴挑到县城去卖以此度日的，也有打铁和做裁缝的，还有的替别家做长工或散工。王姓家族的声望早已一落千丈，在村里已衰落降级，昔日的灿烂炫耀亦早已褪色、消失殆尽。

靠着横山下是朱姓家族大宅院，它的位子恰好处在村子的中间，岩全奶奶的家像朱姓家族的守护岗哨。绕过她家，再走过一十字路口，就到了朱姓家族集中住在一起的大宅院。朱姓大宅院门前没有威武的石狮子，也没有高高直竖的旗杆，走上几级石阶，迈过一个平台，有两扇朱红的大门，门上有一对不引人注目的铜门环。因大门白天黑夜都开着从不关上，所以，这门环也很少会被发现，可大宅院内住的是千姿百态的家家户户，每家都有自己的小天地，过着安然平静的生活。

大宅院有门厅、大天井，大天井中间是长长的走道，走道两旁有隔开的每家做堆肥的小天井，小天井的上台阶就是每户人家的过走廊沿和住家。大宅院共有两进半，住了十多户人家，全是朱姓的爷爷奶奶叔伯以及下一代子孙们。大宅院大门两旁有西厢房和东厢房，是完整的组合式客厅和厨房、卧室，屋主是一位退伍军人，他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。后来，他自动退伍回乡务农，但他还带有军人的威武，走起路来挺着胸，眼睛注视前方，矫捷的步伐好像在操练行军。他很少讲话，已四十多岁，修整的板刷头，眼睛大而有神采，每个孩子见到他都怕，怕他那带有军人的威严。武唐叔夫妻俩都很勤奋，有一对儿女，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武唐叔觉得丢掉枪杆子，从事这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他厌倦了人和人的相互残杀，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。枪杆子换了这扛着的锄头，松土耕耘，没有血腥味，不去为谁卖命，不去为谁你争我夺，用锄头锄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用自己的双手带来劳动果实的喜悦，自由自在生活在这自由和平的土地上，武唐